



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只给过他一个人，这是我此生最辉煌的成就。

THE FABULOUS YEARS OF MY LIFE IS JUST BECAUSE OF HIM,
WHICH IS THE GREATEST ACCOMPLISHMENT I HAVE EVER HAD.

你是无法替代的风景



Loving you



坏笑君
作品
HUI XIAO JUN
WORKS

设计师和
药世家的
娇男的青
梅故事

给想爱 却不敢爱的你

面对重重阻碍，她屡屡逃避，他却始终不离不弃。

Loving you ♥ 他们的相遇是
冰火两重天的爱情奇迹

时光兜兜转转，终又回到原点。
纵使阅人无数，只有你是无法替代的风景。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你是
无法
替代的
风景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你是无法替代的风景/坏笑君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 6

ISBN 978-7-5399-6181-1

I. ①你… II. ①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71144号

书 名 你是无法替代的风景

作 者 坏笑君

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策划 石 颖 邹 爽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编辑 夏 童 邹 爽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字 数 280千字

印 张 16

版 次 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6181-1

定 价 25.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一场傲娇女王与
豪门新贵的
意外邂逅

初相逢，

他以为她是别人心中的宝贝，
却依然飞蛾扑火；

曾许诺，

她却辜负他的情深意长离去，
宁愿独自饮情伤。

定价/2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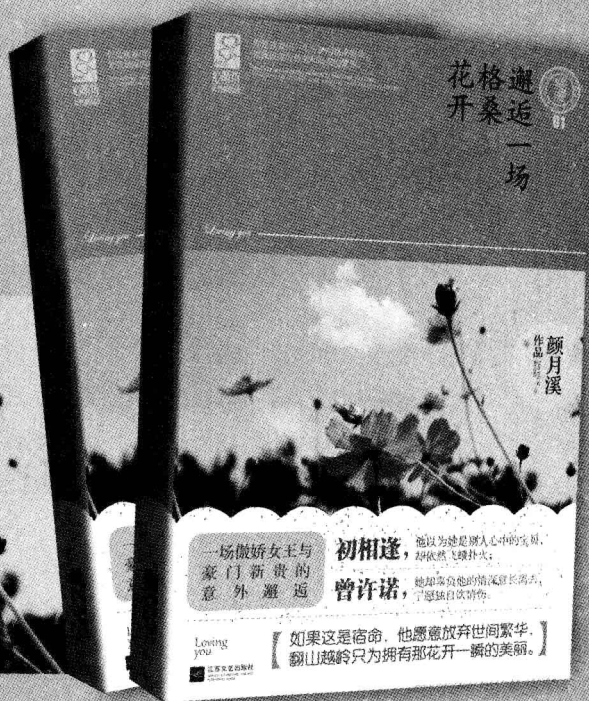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作品
颜月溪

邂逅一场 格桑花开



【将爱系列】



如果这是宿命，他愿意放弃世间繁华，翻山越岭只为拥有那花开一瞬的美丽。



C o n t e n t s 目 录

- **第一章/001**
在那情窦初开的青葱岁月
- **第二章/013**
被搅局的“青梅竹马”之约
- **第三章/026**
难得一见的风度与温柔
- **第四章/039**
都是口是心非惹的祸
- **第五章/053**
那些秘而不宣的过往
- **第六章/066**
临时爱情
- **第七章/076**
再也不想错过你
- **第八章/089**
都是夜归人
- **第九章/103**
浪漫又惊心动魄的一天
- **第十章/116**
我幻想的永远，能不能实现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 **第十一章/129**
那些阻碍一直都在
- **第十二章/142**
这次谁都不能先离场
- **第十三章/158**
要有多勇敢，才能不顾牵绊
- **第十四章/170**
爸爸的日记
- **第十五章/183**
排队上演的好戏
- **第十六章/196**
你的坚定，让我安心
- **第十七章/209**
我想跟这个人一起到白头
- **第十八章/221**
无法逃避的残酷的真相
- **第十九章/233**
终又回到原点
- **第二十章/247**
你是无法替代的风景



第一章

在那情窦初开的青葱岁月

“任蕾，你快……快……快点来，三少出事了！”

累得像牲口一样的我刚将自己摊在床上，就听到江小胖在电话里焦急地呼唤。我脑袋一空，立刻从床上弹起来，抓了件外套就往外冲。

目的地灯红酒绿，莺莺燕燕招摇来去，穿着运动外套的我土得像是来自遥远外太空的村姑。我一脚踹开包厢的门，却发现传说中的受害者沈晨容气定神闲、毫发无损。片刻之后，他周围的红男绿女跟精神病患扎堆儿似的笑作一团，笑得最大声儿的是刚刚打电话给我的江小胖，反倒是平时最不正经的沈晨容眯起双眼一脸严肃地看着我。

江小胖立马迎上来，笑嘻嘻地回头对沈晨容说：“三少爷，我就说任蕾最紧张你吧。”说完又看着我的领口说，“嘿你们快来瞧，这给她急的，啧啧，外套里头穿的还是睡衣呢。”

沈晨容仍然静静瞧着我，灯光忽明忽暗，我清楚地看到他微微皱起了眉头，是从未有过的深沉模样。

“蕾蕾，你说我说得对不？你是不是最紧张我们三少爷了？不要害羞，真诚点回答。”江小胖笑得极其欠揍。

“紧你个头！”我气极，拳头伴着唾沫星子一起落到江小胖的脸上，然后，我头也没回地离开。

回到家里，我衣服也没换，蜷在床上继续睡。快要看到周公他老人家的身影时，却发觉刚刚害我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来的罪魁祸首竟然爬到了我的

床上。

我顿时像“诈尸”一般坐了起来：“沈晨容，你怎么还有我家钥匙？你信不信我报警？”

沈晨容隐隐含笑，不慌不忙：“这是老死不相往来了？”

我咬牙对他说：“从我家滚出去。”

沈晨容竟然听话地从我房间退出去，可我发现他开始对我的冰箱进行地毯式排查。我靠在厨房门边，有些无奈：“三少爷，小的每天比牲口还忙，麻烦您以后别没事折腾小的玩，当我求您了。”

沈晨容充耳不闻，将西装脱下扔在我身上，并卷起衬衣袖口，似乎有创造食物的架势。

“你还没吃饭吗？”我抱着他的西装，不耐烦地问。

沈晨容压根儿没搭理我。

没过几分钟，十指不沾阳春水的三少爷竟然将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推到我眼前。这时我才依稀记起，自己今天好像还没有进行过晚餐这项基本活动。

“你的呢？”

沈晨容不屑地说：“垃圾，我不吃。”

我斜了他一眼，低头开始吸溜面条儿。刚吃上一口，我便痛不欲生：“来的路上你把卖咸盐的谋杀了吧？”

“有的吃还这么多废话？”沈晨容的语气明显不悦。

突然间觉得他刚刚评价这碗面条为“垃圾”还真是着实美化了它，但由于我实在是太饿，便抬手将手边的半杯白开水倒进面汤里搅了搅开始闷头吃了起来。

“我看你还真当自己是牲口了。”沈晨容皱起眉头。接下来，他突然话锋一转，“任蕾，如果你要是真的对我念念不忘，那就考虑考虑把我们的关系再延续一下。”

我侧首望向沈晨容，他眼角似带三分笑，一看就是不过心的话。其实这种话，保守估计我每个月能听到一回，跟我来大姨妈的频率等同。

我故意冷声反问：“什么关系？”

沈晨容扬起眉头：“你说呢？”

“长辈与晚辈的关系？”我也扬眉望他。

沈晨容脸色微变，不过片刻之后就扯出一抹无所谓的笑：“你表姐跟我舅舅快离了，这么说可不合适。”

想起以往的种种，我顿时没了食欲，起身将碗收拾进了厨房。

说起我跟沈晨容的关系，我自己都得酝酿许久才能想明白。

十六岁以前，我是一个三观周正的单纯少女，可是在我表姐嫁给沈晨容的亲娘舅开始，我那周正的三观便开始像胸部的发育一样飘忽不定，在这一点上，沈晨容功不可没。

当年，我那如花的妙龄表姐跟沈晨容的亲娘舅爱得死去活来，甚至激烈到不顾年龄差距及家庭阻挠。是的，沈晨容的舅舅当时还有妻有女有家庭。我阿姨拿着麻绳在表姐面前表演上吊无数次，也依旧无法撼动我表姐破坏别人家庭的决心。后来，表姐真的如愿了，沈晨容的舅舅离婚娶了她，而我也沾她的光，一夜之间变成了沈晨容的长辈。

不过，那之后的几年是我人生中最迷茫跌宕的岁月，因为沈晨容总是抓住任何空当挑战我尚未形成的三观。

我总是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沈晨容，你是我教不好的人渣。

沈晨容却反驳说：任蕾，你是我攻不下的烈女子。

虽然我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可我表姐夫也是他亲娘舅，怎么论，他也得喊我一声小姨是不？

沈晨容思维比较别致，在他眼中，这个世界只有男人女人，再细化一下，就是男人、漂亮女人、不漂亮的女人。至于我是哪一种，我至今不敢妄自猜测。

其实我第一眼看到沈晨容时就觉得他生得人模狗样。人模狗样的人都有个通病，不是在自恋中变态，就是在变态中变态，而沈晨容是变态中的极品，极品中的变态。所以，他是这么剖析我的内心世界的：

他说我故意摆出冷漠的面孔，其实胸膛里揣着一颗狂热且迫切想与他交往的心。

我呸！

近两年，沈晨容又开始时刻提醒我一个令人忧伤的事实，那就是我极有可能将自己成功挤进剩女行列，然后被淹没在浩瀚人海之中。

如果此生我真的被剩下了，那沈晨容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总是肆意操控着我人生的大小决定，尤其是在我每一次对异性春心萌动时，他总能在第一时间不惜使用任何不光彩的铁血手段掐熄我对别人那爱的小火苗。

我觉得这是他的一场游戏，将我包装成一个大龄剩女、让我孤苦一生的

残酷游戏。

实在是歹毒！

吃饱喝足，我窝在沙发的另一边盯着电脑，当沈晨容是空气。

“任蕾，替我办件事。”半晌，沈晨容开口。这厮求人从来不知道打个商量的口气，仿佛只要他一开口，我就会摇着尾巴点头似的。

我眼皮未抬，念经般说：“我刚刚才受了奇耻大辱，你就来求我办事，三少爷，你当我是鱼吗？记忆只有三秒钟。”

沈晨容似笑非笑：“我只是让小胖打电话叫你出来，没让他胡言乱语。”

鬼才信！

沈晨容这个坏坏在人前总是一副孤傲清高的正派模样，其实他一肚子有多少坏水我比谁都清楚，因为在我表姐还没嫁给他舅舅之前，我就认得他了。

在那少男少女情窦初开的青葱岁月，我们还在朦胧中拉过小手。现在想想真是造孽啊，就这么个烂人，我怎么能为他情窦初开呢？

不过，当时的我一点不觉得有罪恶感，甚至还有一种想与他亲亲小嘴再顺便更进一步研究一下男女生理构造差异的念头。可就在我们俩扭扭捏捏谁都没来得及下手的时候，我表姐很及时地变成了他舅妈，而我也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他的长辈。我是他“小姨”的这个事实喝止了我，却没让他在调戏我的道路上回头是岸，反而变本加厉。所以我说他是个坏坯呢。

打那之后，我开始认真考虑是不是让我娘亲给我介绍个国际友人，我觉得，只有离开国土才能逃离我这变态“外甥”的魔爪。因为，沈晨容不止一次地说：“你找的男人得先过我这一关才行，否则一切免谈。”

你们都听听，这是正常人类说出来的话吗？

每当那个时候，我总是故意冷着脸对他说，既然你这么喜欢管着我，干脆娶我得了，合理又合法地管。沈晨容每回听到这话都面不改色、从容淡定，却总会寻找各种借口在中途离去。

我觉得自己生命中有沈晨容这种人渣的存在让我对全世界的男人都失去了信心，更加不相信爱情这种不靠谱的精神行为了。

想起以前的种种，我心烦意乱，不等沈晨容把话说完，便赶走了他，他

走后，手机里进来一条短消息。

我漫不经心地打开，看到短信内容时，心底还是很没出息地荡过了一汪暖流。

信息是沈晨容发的，四个字，很简单：“生日快乐”。

第二天午休的时候，江小胖来到我公司楼下找我，说要为我真诚上演一把负荆请罪。

“蕾蕾，蕾蕾姐姐，蕾蕾阿姨，蕾蕾祖宗……”江小胖故意摇着我的手臂，还摆出一脸娇嗔的模样，我前一天的晚餐都在胃里翻滚了。

“一边去！”我毫不留情地甩开他。

“我……我真不是有意的，谁谁……谁知道你生这么大气啊？你看我的脸被你揍的，有有……有你这么狠毒的女人吗？”

江小胖本名江赫，据说他从出生到现在就没苗条过，所以我们都是“小胖小胖”地叫他，经常遗忘他的原名。这小子从小就是个讨嫌的孩子，据他说，自己幼时的同桌是个结巴，善良友爱的他为了跟同桌增进友谊没事就跟着学。小江同学功课不行，学起歪门邪道来却无师自通，他愣是把自己也学成了一个完美的结巴。沈晨容不逗他还好，一逗他，他一句话说五个来回还说不全乎儿，每回都急得我忍不住踹他。

“人渣都传染，没一个好东西！”话刚说完，我的脚底板已经吻上了江小胖的屁股。

“那个，我就是想跟跟……跟你说，昨晚上的事跟我们三少没……没关系，真是我一个人的主意。昨天你一走，他差点没把我们都……都生吞了，追着你就走了，弄得大家伙儿心惊胆战了一宿。”说完，江小胖揉着屁股笑得一脸幸福，因为他知道但凡我还愿意殴打他，就说明他在我心中还残存价值。

好不容易打发走江小胖，沈晨容的电话就又进来了，我按了拒接，揣着手机准备上楼，却瞧见路对面的进口越野车。我佯装不见继续往前走，车上穿得人模狗样的男人却下车笑眯眯地走了过来。

“还在生气？”沈晨容扬眉瞧着我。

我低着头，漫不经心地踢起马路牙子。其实我是真有些生气，我生自己的气，这么些年了，我的态度早就应该强硬一些。从高中时，他将自行车后座留给了别的艳丽少女，我就应该好好地去生气。不过转回头一想，既然现

在什么都无法改变，又何苦让自己不愉快？

我扯出微笑：“没那工夫生气，赶着上班呢。说吧，找我什么事？长话短说，一堆活儿呢。”

“任蕾，跟我在一起吧。”沈晨容真的长话短说了。

“……”我张着嘴保持着突然看到外星人的姿态。

沈晨容突然将双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清了清嗓子，一脸郑重地说：“没听清楚吗？”

我仍然保持一脸呆愣的表情。

“我家老爷子非得把我弄进医院里，这回是真跟我急了，断绝父子关系这么不利于和谐的话都天天挂在嘴边儿，所以现在，我只能是跟你在一起了。”沈晨容语调轻松，像是在述说一件压根儿与他无关的事。

“且慢。”我手一挡，“你进不进医院，跟同我谈恋爱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请解释。”

“我不愿意当医生跟你谈恋爱这两件事情，显然后者让他老人家更生气，所以，到时候我就跟老爷子说，如果您同意不让我进医院，我就跟任蕾分手，您要是非得让我当医生，那我就跟任蕾在一起。”说完，沈晨容邪邪一笑望向我，“这妙计如何？”

沈晨容的爷爷拿了多年手术刀。一路从医院院长升到了卫生厅。现在他老人家虽然退了休，却仍德高望重，当年带出来的学生个个名声在外，更别说自己的亲生儿子了。现在沈晨容的父亲也照着沈晨容爷爷的老路分毫不差地在行进，甚至更风光过上一代，手术刀自然也不需要再摸了。沈晨容的妈妈是典型的高干子弟，因为我表姐毁灭性地占据她弟的心房和住房，并让她那个优柔寡断、对她言听计从的弟弟着了魔一般激烈反抗她，所以这么多年她也没给过我一丝好脸色，连笑都是皮动肉不动的模样，我有点怕她。

沈晨容的妈妈是医生，哥哥也是，嫂嫂也是，姐姐也是，姐夫也是，总结来说，他们家的正常人都是医生，而且是一水儿的外科大夫，当然，除了沈家三少爷。

我为什么说到这些呢？那是因为沈老三在如此仁心仁术的大环境下，也没能熏陶出一丝高尚情操，虽然被逼着学了医，可是他对医生这职业丝毫兴趣都没有。沈家上下均认为这位少爷天天吃喝玩乐、游手好闲，其实他们不知道的是，沈晨容将自己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不得不承认，他虽然不愿

意拿手术刀，不过赚钱的天分是大大有，不说其他的，就说他每天扔在股市里浮荡的金额都足够我胡吃海喝到来世的。所以说，这小子并不是一无是处，只不过，他没有选择家人帮他规划好的人生道路罢了。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叛逆吧。

可是，他这叛逆期似乎也太长了一些。

望着眼前叛逆的小青年，我忍着燎原的怒火，足足做了三组深呼吸才中气十足地对他喊了一个字：“滚！”

转身往办公楼里走，沈晨容还没忘记在我身后提醒：“你好好考虑一下，我不会亏待你的。”

我回头硬挤出一个微笑说：“三少爷，我觉得您拿手术刀时的风姿一定很绰约，我好期待呢。”

奇了怪了，沈晨容并未动怒，嘴角反而挂着一丝若有似无的笑意：“晚上一起吃饭不？去我家。”

其实沈晨容的爸爸对我还算和气，托我表姐的福，让我能跟沈晨容的爸妈称兄道妹，所以逢年过节他爸爸总会招呼我过去吃一餐饭。

曾经有一次，大家围在饭桌上，沈晨容的爸爸依照惯例严肃地训导沈晨容，内容无非做不做医生那些话。

没想到，沈晨容那个逆子无所谓地对他爸说：“首长大人，您要是再逼我，我就跟任蕾结婚给您看。”说完还有意地伸手搂在我的肩头。

我吓得一口汤喷了出来，弄湿了坐在我旁边的沈晨容亲娘的昂贵袖子。

沈晨容的亲爹当时就怒了，官脾气上来，将筷子一扔，说了句“没大没小”便离开了饭桌。

我至今搞不清楚，他那句没大没小，是指沈晨容跟他没大没小，还是沈晨容跟我没大没小。

我跟沈晨容少男少女时那些事儿还真没几个知道，就连现在沈晨容的狐朋狗友们，也无人知晓。我曾经以为沈晨容终于长点心眼知道刻意隐瞒了，后来一想，或许这事在三少爷的记忆中根本就是一笔无须着墨、可有可无的乏味之事。

不过，沈晨容显然是在威胁他爸这件事上尝到了甜头，时不时把跟我结婚挂在嘴边，至此，连他娘亲都已经单独找我谈过几次话了。我当时又指天又发誓地说自己跟沈晨容是比经过两百四十层过滤的纯净水还要纯洁的长

辈与晚辈的关系，他妈妈这才冷幽幽地对我扯出了个笑，然后飘然离去。不过，没想到，那天晚上沈晨容就黑着一张脸问我跟他娘亲胡说了什么。

当时，我苦口婆心地对沈晨容说：“孩子，我可都是为你好啊。”说完，例行将他轰出了我家。

现在，沈晨容又故技重施，真不知道哪个不开眼的还能相信他那些把戏。不过，他爸妈似乎真的很在意我跟沈晨容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他亲娘。其实，我时常在想，沈晨容的妈妈如此忐忑，到底是因为我表姐的关系，还是因为我无钱无势无背景，压根配不上她眼中无人能及的宝贝儿子。最后，以我对沈夫人的浅薄了解，我分析极有可能是后者。

当天晚上，坏渣沈晨容从爬我的床改成了敲我的窗。

我真该把这破房子卖了！

这栋房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我奶奶那个年代了，细节我就不多加赘述了，总之就是很老式的四合院子，而且我房间的窗户正对着外面一条行人不多的小路。沈晨容从我们刚刚学会拉小手开始，就经常在外头敲我的窗户，三长两短，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这么一想，我还真认识他许多年了。

我打开窗户，懒洋洋地问：“少爷，您下回打算骚扰我的时候，麻烦抬起手腕看一眼您那儿的表，如果指针超过了十二，您就回家洗洗睡吧。”

没想到，沈晨容竟然一脸怒容：“你这个女人是不是脑子坏了，怎么问也不问一声就开窗？万一不是我呢？”

“除了你，还有哪个疯子会在深更半夜敲人家窗户！”这句话，我用了咆哮的方式处理。

沈晨容听我喊完，不恼也不怒了，心平气和地说：“你怎么把门反锁了？快给我打开。”

我摇头：“我困了，好走不送。对了，我家钥匙给我留下。”

因为前段时间这老房子的水龙头老化，我一个不留神就发了一场洪水。工作人员上门维修的时候，我正好要去郊区看现场，于是就让沈晨容过来取走钥匙替我盯着。他当时挺痛快地应了，只是我的钥匙却一去不复返，至今我都还在用备用钥匙。这么一想，已经是两个月前的事情了，这个无赖！

说完，我就势要关窗，谁知沈晨容伸手一挡，下一秒，他竟然利落地从窗户跳了进来。我张着嘴，傻愣愣地望着他半晌，才狠声说道：“沈晨容，明天我要是不安上防盗窗，我就跟你姓沈！”

沈晨容面无表情地拍了拍手掌的灰尘：“你不找，我也打算找人来装的。虽说你的长相跟‘貌美如花’四个字相去甚远，但是说不定哪天来个不开眼的傻帽儿，既分不清男女又辨不清美丑，那可就……”

说这话的时候，沈晨容一脸认真，仿佛他刚刚爬我窗子的画面是我的幻觉。我眯起双眼问：“沈晨容，难道你真的不知道，我的防盗窗唯一的功能就是防你吗？”

沈晨容佯装不闻，扫了一圈墙壁：“这破房子到底哪里好？真不知道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住在这里。我有个朋友公司下周有个新楼开盘，要不要让他给你留一套？”

“你以为谁都像你，买房像买棵大白菜？”说完，我不自觉拿起矮柜上的泛黄合照擦了擦上面的浮尘。中间是少女时的我，左右两边是我爸妈，我们一家三口开心地笑着。只是谁又能料到，拍完这张照片之后的一个月，我爸就离开了我们。他离开的前一天晚上，还摸着我的头发说，等我放暑假，就带我去看我从来没见过的大海。

这，是他人生中头一回对我失约。

我抬手蹭了蹭相框上的灰尘，重新摆了回去：“这里也没什么不好，单门独户，有院子，而且又大又宽敞。”

沈晨容见我还在盯着照片，语气竟然温和了起来：“你真的以为去世的人还会回来找自己的家吗？人走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你看，连你妈都知道这个道理，你怎么还这么固执？”

我在视线模糊之前将目光从相片上移开：“这么晚了，少爷您是不是该摆驾回府了？”

“不回，上午我说的事，你还没给我答复。”沈晨容耍起了无赖。

“沈晨容，我问你，如果你爸说‘行，你别当医生了，就跟任蕾结婚吧’，到时你怎么办？娶我吗？”沈晨容明显怔了怔，我的笑容跟着发涩，勾起嘴角也觉得有些累人，不过，我还是笑着说，“所以说，你这妙计一点也不妙，得回炉再造。”

沈晨容嘴角的笑意突然扩散开：“想我娶你想疯了吧？”

“钥匙留下，滚！”说完，我不想再理他。

沈晨容无所谓地说：“这样吧，我用刚刚说的那套房子跟你交易，如果你能让我这辈子不当医生，别说一套房子了，装修我都给你包了，如何？”

我冷笑，伸手把他的手抓过来，沈晨容身体一僵，最后还是任由我握住

他的手。

“你既然这么怕上手术台……”我摊开他的手掌，指着他的手心说，“就这里，来一刀，握不紧手术刀就再也没人逼你了。你要是下不了手，我帮你，就当助人为乐了。”

沈晨容顿时抽回手：“我跟你讲正事儿呢，你就不能正经点？”

“我哪句不正经？”我不甘示弱地仰头望着他。

两人沉默的空当，我的手机竟然响了起来。

“谁找你？深更半夜的。”沈晨容一脸不高兴。

我一瞧是曹飞，连忙接了起来：“怎么了，哥们儿？”

我一边讲电话一边往外头走，沈晨容也跟了出来。我瞪了他一眼，他视而不见，铁了心要旁听我的来电内容。

“蕾蕾，快来我的酒吧，遇到老同学了，赶紧的！现在！速度！”

隔着电话，都能想到曹飞夸张的样子，我懒懒地问道：“到底谁啊，深更半夜把您老激动成这德行？”

曹飞嘿嘿笑了起来，然后压低声说道：“你情敌。”

我顿时不安地望了一眼身旁的沈晨容，他正无聊地拨弄着我家门廊下挂着的那串贝壳风铃。

叮叮咚咚一阵脆响之后，我才回过神儿来。

片刻之后，我对曹飞说：“好，我马上就到。”

电话刚挂，沈晨容便扬眉冷着一副家长脸：“这么晚了，你上哪儿去？”

我清了清嗓子：“我知道你一直不待见曹飞，可是现在曹飞那儿有个人你一定感兴趣。”

等我跟沈晨容到酒吧的时候，已经十一点多了。

这间酒吧曹飞从上大学时就开始经营了，至今也没被我们这帮狐朋狗友给祸害倒，让我一直有些纳闷儿，因为我始终不愿意相信曹飞这败家子也懂得经营这件事情。

这些年来，这里俨然已经成了我们聚头的窝点，吃着喝着顺着，曹飞这人没别的优点，只一样，大方。

曹飞爸爸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一头钻进了股市，结果壁虎进去鳄鱼出来，给这个败家子划拉了不少家产。那占地宽广的亮丽小洋楼、那国内少

见的高级小汽车，“暴发户”这个词就像是为他老爹量身打造的一样。

曹飞高中的时候就是一嚣张跋扈小青年儿。沈晨容开始风花雪月的时候，他还在迷恋着打架斗殴这些事情，他尤其看不惯眼睛长天上的沈晨容，所以，有事没事就招惹沈晨容跟他切磋武艺。

高中时，沈晨容就已经生得俊俏卓越，即使是在班级门口罚站那也是一抹亮丽别致的风景。曹飞属于典型万事不过心的晚熟型，连身高也是，每回沈晨容被罚站，均有曹飞陪伴，一高一矮，形影不离。

曹飞跟沈晨容打也没打出个交情，相反，他一直觉得沈晨容依靠父母、冷漠又清高。每回曹飞单独跟我唠叨沈晨容的时候，总是一脸的刚直不阿，仿佛他自己一点没沾到父母的光似的。其实，在这一点上，我还是要为沈晨容说两句公道话的，虽然沈晨容从爷爷到爸妈，再到姥爷和舅舅，每个都是Z市响当当的人物，但是我可以很肯定地说一句，他绝不是靠父母的无能子弟，相反，他一直在刻意回避自己的家庭。

后来，沈晨容出国读书那几年，我跟曹飞越走越近，沈晨容没少在越洋电话里对我进行恐吓，只是他山高皇帝远，再生气也拿我没办法。

他们为什么如此憎恶彼此，我还真是不太清楚，后来一想，只可能是因为那个女孩，现在应该是那个女人，总有一天还会被称为老女人，她叫崔遥远。

我一直觉得她也就比普通人高点、白点、漂亮点，好吧，刚刚那句话是我昧着良心说的，其实她挺美的，也能算得上校花一朵。

曾经，我们关系还凑合，当然了，她是红花，我是那无数小绿叶中最不起眼的一片，仿佛生下来就是为了衬托她的美丽，只是她出国之后，就再也没跟我联系过。

其实高中时，她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少女，让她站在风口浪尖上的原因是，她曾经占领了沈晨容单车的后座月余时间，后来，她在少女们嫉妒的目光中走完了颇为辉煌的高中时代。

我记得当时曹飞有事儿没事儿就在我耳旁唠叨这事，后来，他跟沈晨容的关系越来越僵，我才恍然醒悟，原来这小子也不能免俗地暗恋着崔遥远。我望天感叹，怎么满世界都是喜欢美丽外表的庸俗男子，从古至今，就没几个另类脱俗的吗？

话题扯远了，我想说的是，今天晚上曹飞说的我的情敌就是指崔遥远。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的。其实我经常会试探性地问起三少爷有没有崔遥